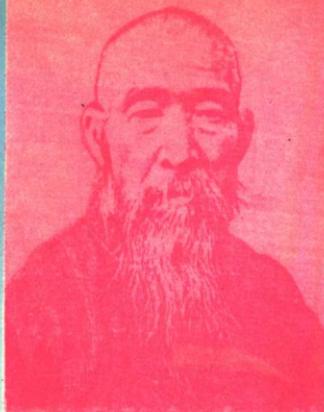


孙禄堂是我国近代著名武术大师。他以《周易》和老、庄哲学研究拳理，提出“拳与道合。”熔形意、八卦太极三派拳术于一炉，提取精华，独创“孙氏太极拳。”他武功绝伦，武德高尚，侠肝义胆，济困扶危，一生颇富传奇色彩。他曾与众多武林高手多次较技，不曾一负。



堪称一代宗师。为维护民族尊严，他曾挫败俄国大力士彼得洛夫，战胜日本天皇钦命武士道高手坂垣一雄。他文武兼攻，学识渊博，著有多种拳学著作，至今仍广传海内外。本书以孙禄堂一生行踪为线索，采用章回体形式，生动详细地记述了他的生平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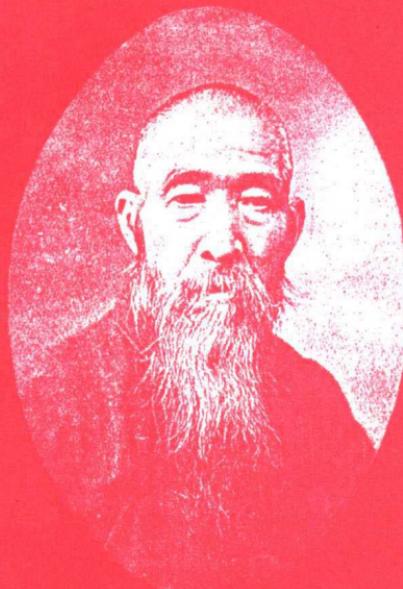
武林名宗 孫祿堂



W L M Z S L T

武林名宗孫祿堂

李慎澤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武林名宗孙禄堂

李慎泽 著 责任编辑 魏亚洲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新乡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印张7.375插页3 字数157,000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4,010

ISBN7—215—01372—3/K·256 定价 3.40 元



孙禄堂先生遗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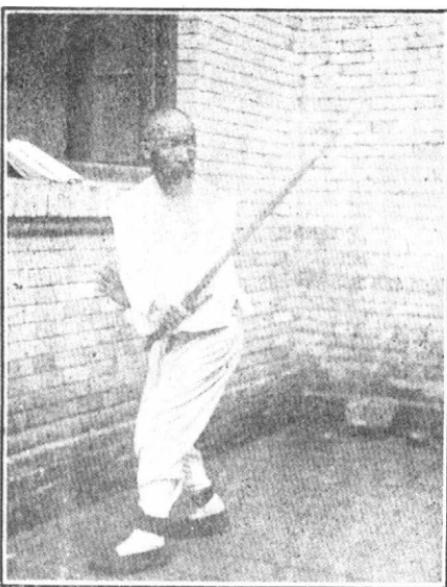
中年时代的孙禄堂



民国时期任徐世昌总统府承宣
官时的孙禄堂



1920年孙禄堂60岁时与女儿孙剑云（6岁）合影



孙禄堂晚年习武时的留影



1924年山西省武术研究会邀请孙禄堂赴山西访问时的留影

孫子兵法焉處之重者為雲
不之奇而鬼歎詠之淡焉
能擊之然犯其無為之勢
者莫之能犯

涵齋

孙禄堂（号涵斋）73岁时的墨迹

孙禄堂与夫人张昭贤晚年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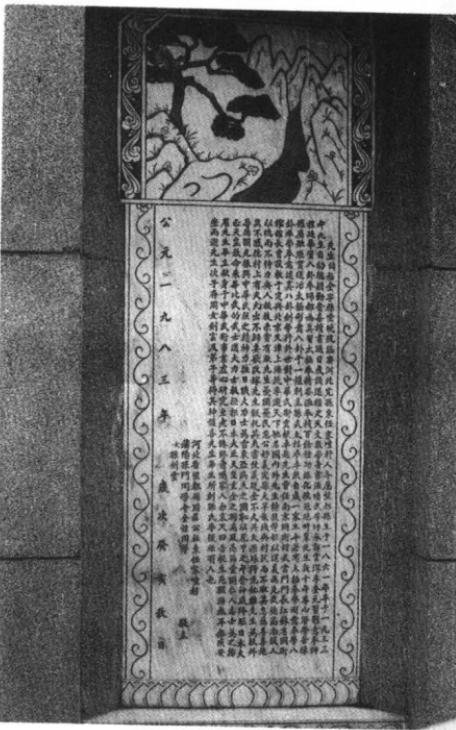


▲1984年，在孙禄堂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会及新墓碑落成典礼仪式上，著名武术家孙剑云与美国加州中华武学院院长蒋云仲夫妇在墓前合影



◀1984年在河北省望都县东任家疃村新树立的孙禄堂先生墓碑

孙禄堂先生新墓碑碑阴



▼在新墓碑落成典礼仪式上，孙剑云将修墓时出土的孙禄堂生前使用的“龙泉剑”献给河北省武协





1987年清明节，各地孙门弟子为孙禄堂墓园栽树



1987年清明节扫墓时，孙剑云(74岁)与其学生、本书作者李慎泽在墓碑前合影

目 录

第 一 回	乌耳山下饥寒度岁月 蒲阳河畔绝望竟轻生	(1)
第 二 回	张举人慧眼识佳婿 李镖师称心得高足	(10)
第 三 回	投高门孙福全途中问拳史 荐名师李魁元兼程论英雄	(19)
第 四 回	郭云深倾囊传绝艺 程廷华纵猿验真功	(27)
第 五 回	“眼镜程”悉心施教 “赛活猴”触类旁通	(36)
第 六 回	离京师九州壮游 朝武当渡口扶危	(41)
第 七 回	武当访道习丹经 峨眉显技遇奇人	(47)
第 八 回	三义店仗义惩凶悍 洗象池格物仿猕猴	(53)
第 九 回	往返瞿塘寻觅知真 初登白帝巧遇高僧	(58)
第 十 回	白帝寺习武攻医 猿愁崖救死扶伤	(63)
第十一回	猿窟脱险实幸运 荒山遇匪得珍奇	(68)

第十二回	古刹藏奸奇功服群匪 江中鏖战绝技退水贼	(76)
第十三回	“赛西施”貌美招祸患 “花斑豹”贪色受惩罚	(84)
第十四回	奇人忽现花斑豹丧命 身影无踪小和尚挡门	(89)
第十五回	云天寺拜高师如愿以偿 古柏坡得真谛武功大成	(94)
第十六回	遍游江南德艺服群雄 重返故里神功悦亲朋	(100)
第十七回	焦大牛比武服输 石头爷拾粪遇鬼	(105)
第十八回	神功慑服豪强 绝技惊诧同道	(111)
第十九回	外夷侵华同胞遭蹂躏 丧权辱国武林殒巨星	(116)
第二十回	徐总督千里下书 孙禄堂出关赴任	(122)
第二十一回	孙禄堂诚心敬意 徐世昌明察暗考	(127)
第二十二回	孙禄堂学识惊群僚 李文彪奇功服恶道	(132)
第二十三回	孙禄堂雪洗国耻关东扬名 徐世昌惧怕洋人三省下书	(138)
第二十四回	郝维真患难逢贤士 孙禄堂扶危遇高师	(143)
第二十五回	博采众长革故鼎新 自成一家著书立说	(148)
第二十六回	助贫妇济乡民慷慨解囊 护弱女解危难有求必应	(153)
第二十七回	惩浪子折服十八村 战群豪正义传乡里	(158)

第二十八回	日天皇逞强遭高手 花甲翁神功振国威	(163)
第二十九回	乔装过市传佳话 戏惩扒手成趣闻	(169)
第三十回	射神弹宗师服义盗 捉迷藏老翁戏后生	(175)
第三十一回	培育高足因材施教 告诫门生德艺并扬	(181)
第三十二回	会友交流奇杰赴山西 宏扬国技名宗下江南	(188)
第三十三回	杜月笙要手腕码头丢丑 孙禄堂献绝技沪都扬名	(195)
第三十四回	名宗事迹遍江南 豪杰奇功镇东洋	(201)
第三十五回	孙禄堂龙华赴约 奇道士塔下劝隐	(209)
第三十六回	调疾患闭门练内功 平争论静心著文章	(215)
第三十七回	为中华武术鞠躬尽瘁 传民族瑰宝死而后已	(221)

第一回

马耳山下饥寒度岁月 蒲阳河畔绝望竟轻生

19世纪中叶，清王朝腐败没落，内忧外患，连年灾荒，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闹得饿殍载道，民不聊生。

且说直隶省完县，有个东任家疃村，在城南20余里，坐落在马耳山下蒲阳河畔，是完县境内最穷的地方，地少人多，土地贫瘠。村里有几十户人家，皆以种田为生，含辛茹苦地艰难度日。这村有个姓孙的庄稼汉，祖辈本是外村人，不知何故破了产，才搬到这村来。他凭祖上留下的两间土房和二亩薄地，起早贪黑，一锄一镐，苦心经营。丰年勉强混个温饱，若遇荒年旱涝，就得糠菜当粮，或去扛长活打短工。自从父母过世，他孤身一人，在这村子度过了几十个春秋。到了中年，好心人看他孤独可怜，给他做媒，他才与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成亲。婚后夫妻十分恩爱，一年之后生得一子。中年得子喜出望外，夫妻俩琢磨了好几天，才给孩子取名叫福全，字叫禄堂，意思是“福禄满堂”，一心指望这孩子能改变祖辈的穷困命运。

这小福全生来聪明伶俐，惹人喜爱。孙老夫妇一心想改

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六言杂字》以及《大学》、《中庸》等书。他记性好，智力过人，凡读过的书，皆能背会讲。尤其书法长进极快，九岁时竟能写一手颇有骨力的柳体字。

谁料，好景不长。同治八年，小福全刚满九岁，正在读书上进，孙老汉积劳成疾，身患重病，恰恰又遇上荒年，庄稼几乎颗粒未收，眼看炊烟欲断，官府捐税有增无减，被逼无奈，孙老汉卖掉二亩薄地，以救燃眉之急，但除去交捐还债，却所剩无几。本来他重病在身，再加忧虑过度，病势骤然加重，不几天竟离开了人世。

孙母哭得死去活来，小福全也泣不成声。家贫如洗，借贷无门，孙老汉的尸体在家一连放了三天，未能安葬。左邻右舍不忍坐观惨状，便带小福全去乞讨。小福全头戴孝帽，身披麻辫，腰系孝带，手捧小筐箩，向人们叩头乞求。每到一处，穷苦邻里无不同情落泪，取出家中仅有的几文放进小筐箩之内，小福全呜呜悲泣，叩头不止。如此，直到化够一口薄板棺材，才将父亲草草安葬。

孙老汉一死，母子生活无着，福全辍学。孙母托人送福全到大户庄德厚家扛半个长活。谁知那大户嫌福全人小，不肯雇用，经苦苦哀求，才勉强答应只管饭吃不给工钱。

福全到了庄家，干活勤快，处处小心。尽管如此，庄德厚看他稍不顺眼，非打即骂。尤其庄德厚有个三儿子，是个无是生非的小泼皮，村里人叫他三赖。他比福全大两岁。自福全进了庄家门，就成了他的一盘小菜，辱骂捉弄，拳打脚

踢，在福全身上搞恶作剧开心取笑，乃是家常便饭。福全耿直倔强，很想教训他一顿，可一想到娘为他找到这碗饭吃实在不易，怕让娘操心着急，只好强忍。

冬去春来，柳枝吐绿，野草萌芽。一日午后，福全在临近的黎各庄村外一片开阔草地上放羊，让羊群啃着嫩草，他坐在草地上，从怀里掏出一本发黄的《论语》，全神贯注地读起来。不知不觉，太阳偏西，忽然听到一阵喝彩之声，他举目望去，见黎各庄村口围着许多人，好奇之心，油然而生，揣起《论语》，拿起羊鞭，向人群跑去。

他挤进人群一看，原来是一位老者，七旬上下，中等身材，银须飘洒，面色红润，两目炯炯有神，正在教一群后生练武，那干净利落的示范动作引起围观者不时喝彩。福全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练武，心里着实喜欢，顿觉眼前一亮，闪过一个念头……

太阳落山，大母羊的叫声才使他惊觉到天已傍晚，他急忙钻出圈外，赶起羊群回村。一路上他思绪万千，最后他决定明天要做一件事。

次日，他竟然来黎各庄登门拜师了。他打听到老拳师的家，进门跪下便拜，一边磕头一边说：“弟子前来拜师学艺！请师父收我做徒弟。”这陌生的顽童突如其来举动，引得老拳师“哈哈”大笑。福全见老人笑而不答，一时不知所措，跪在地上呆望老人。

“后生，哪村的？叫什么名字？”老拳师收敛笑容问道。

小福全礼貌地一一作答。

老拳师见福全天真诚恳，心中甚喜，又细一打量，见他

衣衫褴褛，身架瘦小，心里便有几分怜悯，一把将他扶起说道：“来学点玩艺当然可以，不过得说明白，我可是‘撂地的把式’，你可要想好。”老拳师似乎有些伤感。

“撂地的把式”，福全哪里懂得。

原来，那时候世上分“三教九流”。练把式这一行，是属“九流”中的“金、批、彩、挂”的“挂”字里边。在这“挂”字里，按不同社会地位又细分“支、拉、截、撂”四杆儿。支杆儿是指镖行；拉杆儿是指绿林响马；截杆儿是指开馆设教；撂杆儿是指走江湖卖艺。以往在江湖上，无论你的功夫多好，只要一吃上卖艺这碗饭，就称为“撂杆儿”，也叫“撂地”，就象要饭乞讨一样被人看不起，拜师学艺，都不愿拜卖艺的为师，怕降低身价。所以老拳师故意问福全这么一句。

福全不懂这句话，也不多想，便说：“只要您能教我，学会了能打人就行。”

“打人！打谁呀？”老拳师严肃地问。

小福全痛哭流涕，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在庄家如何受欺辱，并愤愤表示，学好武艺要做一个专门铲除人间不平的侠士……

老拳师没等他说完便斩钉截铁地说：“好！我就教你试试。不过，这练武不仅是为了打坏人，道理可深着呢，你慢慢就会懂了。可是练武是个苦行当，你能吃苦吗？”

“能，只要能练出功夫，多苦我也不怕。”福全坚定地说。

从此，这老拳师就成了孙福全的启蒙老师。孙福全每晚来这黎各庄习武，等练完回家已是半夜了，严冬酷暑，从不

辍一日之功。

却说这位老拳师，他姓吴，童年时也有一段辛酸的身世。他自幼好武，为人刚正，弱冠后因抱打不平，出手伤人，被官府缉拿，他逃到南方，沦落江湖，卖艺为生，后来参加了太平军，在一次战役中被清军打散，他又重操旧业。尽管其武功并非上乘，却也是个好把式。他精通少林、八极、十八般兵器，打一手好弹弓，练过铁锡碑等轻功。他跑江湖多年，眼见年事已高，家乡仇人已死，他才洗手不干，返回故里。白天务农，晚上教几个后生练武，以娱晚年。

孙福全拜师之后，专心苦练。他悟性极强，不到半年，无论腰腿弹跳，桩功臂力，跌扑滚翻，都练得十分扎实，颇得师父喜爱，师父教他也格外用心。一年之后，他不但学了几路拳脚，并且操桩打袋，练得身捷手灵，拳脚颇硬，特别是洪拳更是得到吴老拳师的精心指点。后来，吴老拳师又将刀枪棍剑，钩镰拐杖，种种兵器，倾囊相授。福全聪敏过人，一点就透，二年功夫，他的武功在十里八村之中已非一般。

光阴荏苒，转瞬之间，已是两年，吴老拳师见他朴质憨厚，尊师重道，聪颖好学，悟性极强，身法出众，敏捷过人，是个练武的好材料。一日吴老拳师将他叫到家中说道：“福全，你虽然学了不少玩艺儿，功夫也越来越深，不过这仅是强身健体之术，在武林中仅是九牛一毛，万不可自满。师父曾有过沉痛的教训。道光年间，我在洛阳撂地，在个地痞强行勒索，我自以为功夫不错，就与他动起手来，他身高力大，结果把我打得落花流水，幸亏少林寺湛举和尚路见不平，相助于我，才算脱险。后来湛举和尚把我带到嵩山少林寺，教我六十四手散打和七十二把擒拿，从此我才有了看家的玩艺儿。”